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王桂巧 薛建中

东方奥斯威辛

——侵华日军法西斯集中营

花山文艺出版社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东方奥斯威辛

—侵华日军法西斯集中营

王桂巧 薛建中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俘、劳工苦难及斗争生活的纪实作品。日本侵略者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在中国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关押了大批中国战俘和劳工，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奴役和摧残，其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德国法西斯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本书以翔实的材料，有力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殿陈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东方奥斯威辛

—侵华日军法西斯集中营

王桂巧 薛建中

责任编辑：兰小宁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7.5印张 15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08-7/I·598

引 子

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

若以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为标志，可以说日本是近代史上和中国发生关系最多的国家。无论过去和现在，它那仅 37 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至今才 1 亿多人口的国民，同中国这个具有 960 万平方公里疆域和世界上人口第一的泱泱大国相比，都无法相提并论。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国，在近现代史上，却多次用坚船利炮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 元

ISBN 7-80611-608-7/I·598

1894 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

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镇压义和团；

1905 年，发动日俄战争，借机攫取了俄国原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利益；

1931 年，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整个东北；

1937 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进行全面侵华战争……

此后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共在中国内地横行达 8 年之久，不仅为中国造成了 6 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还使 3500 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和欠下的血债，应该说怎么向日本讨还都不过分。

1972 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从中日友好的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一些善良的中国人近乎迂腐地认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只要日本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认真反省，两国都着眼于未来，共同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日之间就能迎来永久和平的春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似乎已经打开了通向这条道路的大门；“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的成立，更像是为这种关系的美好前景加上了一道保险……

但是，许多中国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历史上看，在中日之间，当中国强大、日本弱小之时，中日之间是可以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的；一旦中国国力衰微、日本强盛起来，这种关系便不再有存在的可能。因为日本人已经用多次侵略中国的事实这样“教导”过我们。

果然，日本经过战后 50 余年的发展，快步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现在，全世界都有日本的公司，全世界的公路上都跑着日本的汽车，全世界的商店都在出售日本生

产的电器，高速发展的经济为大和民族精神的“重振”补足了元气，一些人已不满足在成为经济巨人后，再充当政治和军事矮子。包括许多日本政要在内，都已与刚刚战败时的心态大异其趣。1989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他们合著的《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就暗喻着，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说“行”还是说“不”的时候到了，对于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评价当然也是这样。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在日益增长。一些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则集中代表着当前一些日本人的这种政治心态。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市中心，建于1869年，其中供奉死者246万多人，多数为在侵华战争中死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军人。对这些战死者上自将军，下至士兵，都有详细介绍。1978年，这个神社将东条英机等几十名战犯入祠奉祭，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也在这些“忠魂”之列，同其他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起被奉为“昭和殉难者”。在神社一楼“拜殿”前有一对石灯笼，上面刻有8幅日本“皇军”侵占中国情景的黑色浮雕，其中之一是日军登上长城，个个振臂高呼，张开血盆大口，像要把整个中国吞下。展览厅还有一幅战绩图，显示日本“皇军”的“彪炳战功”，馆内出售、陈列的书刊，仍然宣传日本领导落后的黄种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让白种人欺侮黄种人等，而这些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支柱”。在许多日本人的深层意识里，认为日本当年是被美国人打败，而不是被中国人打败的，因此，许多日本政要不仅不反省过去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罪行，不再为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感恩戴德，反而对此感到“自豪”，开始美化那场侵略战争，把它说成是一场日本人拯救中国人的“壮举”……

自1985年8月15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亲率18名阁僚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起，此后，日本每年以公职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便“前仆后继”，不绝如缕。到1989年，日本官员参拜人数达到战后的第一个顶峰。据时事社报道：4月21日，日本内阁部分成员和自民党的大批国会议员又到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的靖国神社参拜，这次前往参拜的共有206名自民党众、参议员（其中85人是派代理人参拜），比88年春天多22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中有10名成员也前往参拜。1990年4月，日本又有10名内阁成员、27名参议员和37名众议员前往参拜。而在全世界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如果说某些日本政要美化日本侵略、掩盖罪行的做法还有些遮遮掩掩的话，那么以当时还担任日本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为代表的自民党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则是在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招魂了。

自桥本步入政坛之后，每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多在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这一天。1995年8月15日，当全世界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以桥本龙太郎为首，共有9名日本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以“公职身份”参拜的内阁成员有4人。

1996年，大概考虑到众怒难犯，和已担任日本首相的特殊身份，桥本曾于5月27日表示过不在8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向，但同时表示，“并非不能以私人身份去”。果然，两个月后的7月29日，桥本不爽前约，再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并在登记时写了“内阁总理大臣”。

桥本的“示范”作用，把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活动推向了战后第二个高潮。1997年4月22日上午，又有包括两名内阁成员

在内的 223 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些议员主要来自执政的自民党、在野的新进党和太阳党，均为“大家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之会”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桥本龙太郎就是这个“大家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之会”的会长。

如果说日本一般内阁成员的行为还不足以代表日本政治走向的话，那么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象征意义却是最明显不过的。它同日本的扩充军备、建立日美联盟、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内阁大臣多次公开大放厥词否认侵略及在历史教科书中公然否认侵略的问题一起，共同向世界发出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信号。

而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首先指向的目标就是中国。

在日本于 1996 年通过的《1996—2000 年防卫大纲白皮书》中，就露骨地表示要对中国保持警惕，把过去日本用来对付前苏联威胁的准备，改变为用来对付中国等日本周边国家。1997 年 4 月桥本龙太郎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也直言不讳地声称日美防卫范围包括中国的南沙和台湾。

上述种种，表明日本确有一些人，企图重温过去的军事大国梦，再次把日本引向与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为敌的道路。而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深层社会政治历史原因，就来自那个做梦也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心理冲动。

反卫

二、岛屿国家的大陆梦

日本梦想成为一个大陆国家由来已久，其最早的鼓吹者就是 18 世纪时日本的经世学派。经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和佐藤信渊等。经世学派主张日本要跳出岛国的局限，以纵横五大洲的眼光自强自存，雄飞海外。为此，他们强调要关注海外动向，呼吁开国贸易，向世界各

国“远航”。经世学派在上述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雄飞海外的战略构想。他们把用武力“皇化”全球，主宰全世界作为雄飞海外的战略目标，主张以侵占朝鲜和中国大陆为主攻方向，同时兼顾北攻俄国、南攻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说得十分明确：“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从吞并中国开始”；而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它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经世学派的“海外雄飞论”，为后来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日本还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扩张的军事实力，此期日本奉行一种从属于西方列强的战略，但其大陆政策的意向也日趋明朗化。其设计者吉田松阴在1855年写道：“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吉田设想尽管在当时未能立即实施，但其长期意义在于，它确定了日本殖民大国化的方向，即从岛屿国家变为大陆国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富国强兵之路的一步成功，扩张欲望日趋强烈，把自己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目标就越来越明确。1906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高级成员田中义一在《随感杂录》中主张，“脱离我从来之岛国环境，成为大陆国家”。而在此之前日本首相山县有朋于1890年提出“利益线”概念，则标志着史称“大陆政策”的北进战略的正式形成。“利益线”概念的提出，显示了日本走向殖民大国化的特有方式，即利益线位于国界线外，一俟变成国界线，便进一步向外扩展。

1894年，日本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北进战略，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割断了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并割取了中国的台湾，

实现了利益线和国界线的向外扩展。山县有朋在随后呈给天皇的一份上奏文中写道：“如欲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不可不谋求扩大利益线。”他还在1906年设计了一幅统治全中国、称霸远东的蓝图：“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之生产力富饶，足以使国家富强，而控制台湾海峡，则足以称雄远东。东以朝鲜为根据，西自中国南部开始，逐次谋求实利之进展，则可接近完成我之雄图矣。”同年，山县有朋在《帝国国防方针的私案》中提出：“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中国为有利。”此后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这项企图通过吞并中国，以实现日本由岛屿国家变为大陆国家的对外战略始终是日本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

近代以来，这种扩张要求也因日本盲目优越民族心理的蔓延而加剧膨胀起来。这种盲目优越心理在“脱亚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此理论的始作俑者福泽谕吉（1835—1901年）曾大言不惭地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民精神”已从亚洲落后状态脱颖而出，“移到西欧文明”，而亚洲其他国家仍处于落后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能坐等“邻国开明”，而应“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女学杂志》也沾沾自喜地赞扬日本：“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在“脱亚论”者看来，依日本之现状，侵略不但无罪，而且成为日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此，福泽谕吉的弟子、同倡“脱亚论”的尾崎行雄就狂妄而无耻地宣称：“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开了有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官员参加的东方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田中奏折》又进一步明确写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占领中国后，“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

《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争霸世界的总纲领。

当日本着手实施这些政治、军事、经济政策之时，中华民族也就开始了她的灭顶之灾……

三、记住东方奥斯威辛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中华大地上的所作所为，和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广大德国选民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忠告：选择兴登堡就是选择了希特勒，选择希特勒就是选择了战争。但是，这句振聋发聩的警告并没有打破许多人对兴登堡和希特勒的幻想，整个欧洲最终还是被希特勒带进了战争的深渊。而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所谓的“糟粕”类的民族。

在强盗的词典里，从来不曾收进过诸如“仁慈、道德、正义”之类的词语，因为哪个强盗身上若还有一点点人性没有泯灭，他就永远不可能进入造物主为魔鬼专设的“天堂”，而进入这个“天堂”则是强盗们的最高理想。

但强盗们要进入“天堂”，从来都是以另一部分人或另一个民族进入地狱为代价的。为了说明自己进入“天堂”和把其他民族赶入地狱的合理性，强盗们为自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

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头子希特勒在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就公然提出，“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大自然……在地球上产生的生物，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它然后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她的宠儿——最勇敢和

最勤劳的强者……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已的伟大。”那么谁是上苍赋予“主宰的权利”的“大自然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呢？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也只能是雅利安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的纳粹党领袖同时认为，“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这些“糟粕”首先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雅利安民族要保持自己“文化上的创造性”，必须使自己的血统“保持纯洁”。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办法，就是在雅利安民族获得“主宰权利”的地方从肉体上消灭那些“糟粕”性的种族。正是这个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的理论，为拥有古老传统的犹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于地缘上的关系，犹太人的灾难首先从波兰开始了。

在波兰，对犹太人规模最大的屠杀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完成的，纳粹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奥斯威辛是克拉科夫附近一个比较偏僻、坐落在沼泽地区的市镇，原有居民1万多人。奥斯威辛集中营于1939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后在奥地利骑兵营房旧址上建成，1940年6月正式使用。营内设有四个大毒气室，每个毒气室可容二千人，另有四十六个焚尸炉和地下尸窖。大批波兰人和犹太人被源源不断集中到这里，由一伙经过精选的党卫队恶棍在这里执行对他们的灭绝计划。在设计成浴室样的毒气室，一队队犹太人被诱骗进去，说到里面消毒后要迁移到其他地方，之后便封上室门，将他们一批批毒死。女人们在被赶进毒气室之前，全部被剃成了光头，并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许多人把双手遮在两腿间走完了她们人生最后的这段路程。党卫军剃光她们的头发，对她们说是防止从各地带传染病来，其实他们要用这些头发做地毯，织西装的衬里，纳粹党卫队员说，用头发织成的西装衬里很挺刮……

这里还进行各种各样的“人体试验”：1943—1945年在奥斯威

辛集中营当主任医生的梅蒂·约瑟夫·门格夫博士，仅仅死于他的“医学试验”的儿童，就有20万之众。为了证实能否通过颜料来实现希特勒崇尚的蓝眼睛，他竟将颜料注射进儿童们的眼睛；这个杀人医生在他的“诊所”里对一个吉普赛姑娘的头进行所谓“科学研究”，并在姑娘还活着时亲手把她的头切了下来；他用活命的许诺奸污了无数他看上眼的犹太妇女，但其中真正能侥幸逃脱厄运的却寥寥无几……

一个叫鲁道夫·弗朗兹·霍斯的家伙，奥斯威辛集中营建成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1946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得意地说，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犹太和波兰人就有250万，还不算另外听任饿死的50万人。在纳粹德国灭亡前夕，为了用更多的人为帝国的死亡垫背，党卫队便加速了消灭犹太人的进程，奥斯威辛日夜不停焚尸的冲天火光，曾把这里的夜晚照亮……

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种族优越论的私生子，是法西斯母腹中产下的怪胎，也是人性泯灭、兽性肆虐的铁证。这样的魔窟，50多年前，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西方能见到，在日本法西斯占领下的东方也能见到。为了给自己的种族灭绝政策寻找理论，日本法西斯也像自诩雅利安民族为“最优秀的种族”的德国法西斯一样，以东方人的“聪明”为自己创造了“脱亚论”，扯着“日本人要领导落后的亚洲人”的破旗，在石门集中营、太原工程队、济南新华院、北平苏生队等，就是典型的奥斯威辛式集中营内，开始了对中国人的野蛮屠杀。而其残酷程度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相比，则只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把其铁蹄所到之处，整个变成了一座奥斯威辛式的“集中营”，只不过在所有的大规模屠杀行动中，有围墙的集中营比没围墙的“集中营”更集中、更典型而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

回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今天面对一些日本政要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的丑恶表演，面对日本多次声称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面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动向，面对日本宣称“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卫范围包括中国南沙和台湾，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怎能不感到如芒刺在背，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中华民族是否会重蹈历史上的灭顶之灾凭添几分忧虑，几分担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唯有如此，才能唤起全民族乃至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唯有唤起全民族乃至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我们才能避免民族的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所有炎黄子孙记住日本侵略使我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记住我们民族历史上的那场灾难，记住东方奥斯威辛集中营。

目 录

引子	()
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	(1)
二、岛屿国家的大陆梦	(5)
三、记住东方奥斯威辛	(8)
第一章 地狱之门	(1)
第二章 无处不在的魔手	(19)
第三章 死亡通道	(38)
第四章 并非只有一个“七三一”	(72)
第五章 白骨堆就琵琶山	(96)
第六章 血与火的洗礼	(118)
第七章 少有网破，多是鱼死	(144)
第八章 鲜血染红的“生命线”	(173)
第九章 呜咽的兴凯湖	(192)
第十章 渡尽劫波	(208)
后记	(222)

第一章

地狱之门

在太行东麓，华北平原西部，滹沱河南岸，有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这里交通便利，京广铁路穿城而过，石太、石德铁路交汇于此，周围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是华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这就是今河北省省会所在地——石家庄。

石家庄原为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子，1902年平汉铁路修到这里，在此设一小站。1904年法国人修建正太铁路，因滹沱河所阻，遂把终点定在石家庄。到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后，石家庄便成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叉点。随着铁路的通车、车站的兴建，石家庄不久便商贾云集，洋行杂处，商业、服务业随之兴起，日趋繁华起来。1925年冬，北洋政府内务部指令，石家庄筹建设市，因其规模太小，遂把附近的休门、栗村划入，并取石家庄之首字和休门之尾字合称石门。此后直到1947年12月26日，由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通过决议，才又将名称改为石家庄。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人们一直称它为石门。

石门这座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新兴工业城市，自日本侵略者占领起，8年间，无数中国抗日军人和无辜百姓在这里被日本人杀害，永远告别了人间，使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之门、走向死亡之门……

二

又是一个冬天，气候异常寒冷。凛冽的西北风在空旷的原野上席卷而过，枯草败叶被抛向空中，打着旋儿。高压线被撕扯着发出低沉的哀鸣，太阳睁着昏黄的眼睛茫然地注视着这混沌的人间。

一辆日本军用卡车急驶在辛集通石门的公路上，车后扬起一条巨大的土龙随车翻滚。车厢里，三十多个人的右臂被麻绳串绑着，车厢四角，立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看押。这是从辛集宪兵队押往石门集中营的“战俘”。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车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在辛集宪兵队，他们受尽了日本人的酷刑，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王立风，被捕前原是冀中军区第十分区的译电员，部队转移时，他因伤隐蔽在老乡家而留了下来，不幸在敌人的“扫荡”中被捕。在这车人中，他受刑最重。如今他的脸肿得高高的，眼睛只剩下了一条缝儿，嘴唇向外翻着，嘴角处挂着紫黑色的血迹。他的左小腿被打断了，只能靠两边的人架着，他整个身子的重量几乎都落在了同伴身上。车子忽快忽慢，车上的人前俯后仰，这条断腿被挤来压去，疼得他咬紧牙关，紧蹙双眉。

吱……嚓……，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这辆军用卡车停在了一座大门前。